

# 塞罕坝, 不忘初心的人间奇迹

张秀超



## 荒甸子上的五星红旗

我们的眼睛,像山泉的一滴水珠,清澈,明亮。

我们的头发,像山梁顶上的羊胡子草,毛茸茸的,又细又黄。

清晨,高高的坝梁还在沉睡,白云围脖一样飘绕在半山腰,我们穿过村头的石头门,奔坝梁的高处奔跑。

石头门的上方刻写着几个大字:巴颜珠尔,这是我们村子的蒙语名字,汉语的意思是富有树木和狗子的地方。这里的每条沟谷山梁都有好听的蒙语名字,我们村子后边的大梁,因为太高大,村里人叫它坝梁,来这里打猎的皇帝曾给它起了个蒙语名字叫赛罕达巴汉,汉语的意思就是美丽的高岭,就是今天闻名遐迩的塞罕坝。

那里是我们的童话世界,老人跟我们讲,远古的时候就有人在坝梁高原上打猎放牧,300年前,康熙皇帝来塞外巡边,见这里草木繁茂,禽兽成群,就在这里设立皇家猎场,以高山为屏障,圈建七十二围,康熙乾隆嘉庆三代皇帝带八旗将士来这里打猎练兵100多次。清末国势衰微,无节制的掠夺采伐和山火焚烧,使这里的树木被砍伐殆尽,到解放初期这里沦为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大漠荒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治理塞北这块大漠列入国家议事日程,1962年在这里建立塞罕坝国营林场,从祖国各地分配来100多名大学生,和当地的林业干部组成300多人的创业队伍,开始在荒原上栽树治沙。

我们塞罕坝的小山村,没有几个识字的人,大学生集聚的大梁,成了我们新的童话世界,村子里赶马车接他们上梁的人说,城里来的大学生戴眼镜,女的穿背带裤,扎马尾巴,男的梳油亮的

小分头,穿讲究的制服衣服,说他们会唱歌跳舞,还会吹笛子拉胡琴。

那些洋气的大学生,在山里孩子的心目中无比新奇,听村里人讲他们的故事长大。到能够上梁的时候,我们一群孩子两眼放光,脚底板子呼呼生风往梁顶上奔跑,去看大学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终于跑到了梁顶,荒凉的大草甸子,孤零零地立着一片房屋,那些房子的中央,有一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大漠上空高高飘扬,那就是塞罕坝林场总部,是那些栽树人的大本营。

我们终于看到了他们,他们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小草冒牙子的早春,他们在刚刚化冻的地上栽松树苗子,他们手里拿着三角铁锹,提着绿色铁桶,里边筷子那么高的小松树苗泡在泥浆里,他们把松树苗子一棵棵栽进树坑里,他们原来穿皮鞋,现在都穿胶皮底鞋,有的鞋子前头露着窟窿,身上穿的帆布褂子粘着片片泥点子,黝黑的脸上也被寒风吹染上了高原红。他们看上去和一起栽树的民工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们说话的口音与当地不一样。

他们春天栽树,夏秋刨树坑,从早春直到白雪飘飘的初冬,都在荒漠上劳作。

荒寒的岁月,我们坝梁下的一群孩子,为帮助大度饥荒,到梁上采山菜创草药,一年里大半年都在梁上奔跑。

我们上山就看见他们,看他们住马架房、吃黑莜麦面窝头,看他们喝山泉水,水里边还有小蝌蚪在跑。

南北东西,我们无论从哪个方位上梁,都能看到他们。围绕着塞罕坝场部,他们栽树的面积不断往远处扩展,十里,二十里,三十里,五十里,八十里……哪里有挥动镢镐刨地栽树的人,哪里就飘扬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每一杆旗帜

下,都驻扎着一个栽树的小分队。

我们上山,就奔着红旗走,找到了红旗,就找到了他们,看到了红旗和他们,我们就感到大山不再寂寞荒凉,我们的心里温暖而踏实,每天下山,我们都依依不舍,向红旗致敬!向他们致敬!

就这么片片连连,插过红旗的地方,都长起了青青的小树,

荒原,如硕大的画板,他们用青春、热血和汗水,一点点为它披青挂彩。

## 老丈人村的悲喜故事

我们在新奇地打量着那些大学生,他们也在打量着这片荒原。初来这里的时候,他们总觉得在这里只是人生的一个过渡,用不了几年就会离开。可是3年,5年,10年,他们谁也没有走。这是因为一个小东西,一点点走进了他们的内心,走进了他们的生命,那就是纤纤弱弱的小松树苗子。老鼠眼睛般绿色的小松子,从他们的手心播撒进细面一样的土里,看它们如大针一样钻出地皮,如呵护婴儿一样,看它们长到三寸五寸一尺,然后再亲手把它们一棵棵栽进沙土地里,它们冻死了早死了、被风沙埋没了,他们抱在一起大哭。当那小东西返青吐芽,在黄乎乎的沙地上,挺立起一抹鲜绿,他们喜极而泣,兴奋地在沙漠上唱歌跳舞。

他们欲罢不能,不忍离去,不想转身,如何让松树苗子长成大树,是他们心里想的手中做着的大事情。

“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山河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是祖国对他们的重托,也是他们的誓言!

他们心无旁骛,如松苗子在冷寒的高原扎根一样,他们也在哪里安家创业了,他们中有好多人在大漠结婚成家了。可有些在大学里,或在城

市的家里有了心上人的,因为姑娘的家人不愿意闺女嫁给在高原野岭栽树的人,忍痛选择分手,这样他们的婚姻就成了大问题,最后有好多人娶了当地的农家女为妻。

那些没有读过书、一见面就低头红脸的山里姑娘,就成了他们的媳妇;那些戴狗皮帽子,腰里扎根羊胡草绳的山里老汉,就成了他们的老丈人。我们坝梁脚下的村子,嫁给大学生的姑娘最多,就成了有名的老丈人村。

我隔壁的胭脂姐姐,就嫁给了在坝梁上栽树的大学生,说是搞研究的,学问大得很。胭脂姐姐穿一件红花棉袄,毛蓝棉裤,辫梢扎了根红头绳,被一匹马送到山上,就成了那个人的新媳妇。虽说简单了点,可是嫁了个大学生,也觉得有脸面,心里存着对好日子的憧憬欣喜地上路。

来年,我们上山采菜,看到胭脂姐姐和她的大学生丈夫,两个人住在一个山坡的草窝棚里,棚子前用桦树枝围起了一片小地,里边打好好多池子,池子里边的土,用荆条编的筛子,筛得如撒年糕的面一样细。他的大学生丈夫,身上穿一个长过膝盖的大蓝褂子,上边补了好几块青补丁,身上背一个棒柴筐子,筐子里边装满了从五里地外的村庄弄来的大粪。胭脂姐姐告诉我们,他白天黑夜研究松树苗子,人家说他是白专,被下放来看山了。他来到这里还是在研究苗子,他在培育一种更耐寒的青松,冬天也不落叶,这个东西最喜牛马粪,特别是大粪,出苗子又快又壮,所以他的大学生丈夫天天到处去捡粪。

那天胭脂姐姐烙莜麦面饼,给丈夫做一碗棒子面糊糊,她告诉我们,他来这水土不服,吃莜麦面喝高山水,得了严重的胃病,一吃莜麦面就吐酸水,只能吃点软的稀的东西将就着干活。

我们走的时候,胭脂姐姐悄悄地嘱咐我们,回村子里可别说她丈夫在做什么,她说着就哭了,我们也哗哗流眼泪。

3年后,快过年的时候,胭脂姐姐生了个儿子,山上太冷又没有吃的,净吃酸菜土豆,孩子没有奶,大雪封山前,她抱孩子回娘家过年,坐拉木杆子的车下雪山,天太冷了,零下40多度的严寒,白毛风呜呜地吼叫,胭脂姐姐怕冻坏孩子,把孩子里外包了好几层,还裹了个羊皮袄,到家抖搂开一看,孩子脸色铁青,早已经窒息而死了,胭脂姐姐呼喊着孩子直撞墙,一夜头发就白了大半。

她的大学生丈夫,因为胃病和风湿性心脏病,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研究的苗子已经栽种成功,绿油油的青松在落叶松林中成了美丽的风景。他去世前又在研究一种新苗子,临终说不出话了,手指头还点着他写下的厚厚一摞资料,嘱咐着什么,胭脂姐姐哭喊着告诉你,你放心地走吧,我让孩子长大还研究苗子,孩子会代替你研究好苗子,种好了树,他听了这个话,才放心地闭上了眼睛。

那些大学生们,因为长期的高寒、劳累、营养不良,好多人患上了高山病,早早就去世了,我们村子里那些嫁了大学生的姑娘,好几个半路上就成了寡妇。

## 走向世界的童话传奇

从茫茫沙漠,飘扬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从荒无人烟的高山大岭,立起第一间马架房。

那些当年的大学生——塞罕坝上的栽树人,他们的命运与一片荒原连在一起,他们治理荒漠的脚步,与共和国一路同行。

从花季年华,到满头白发,几十年的岁月,他们日子里的关键词只有一个:在荒漠上种树。

半个多世纪,塞罕坝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和当地的满蒙回汉各族人民一起,一代代刨山不止,栽树不歇。

一洼洼,一坡坡,一山山,一岭岭,他们竟然把将近国土面积万分之一的荒原翻了一个遍,栽种了112万亩松树,如果把这里的松树按一米的株距排开,可绕地球赤道12圈!他们靠双手把一片荒滩建设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浩瀚无际的松林,阻沙蓄水,为保护京津的碧水蓝天,构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今天的塞罕坝成为华北地区最具特色的生态旅游胜地。被誉为“华北绿色明珠”,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塞罕坝的松树,一片片,一山山,横看成排,竖看成列,55年龄,50年龄的,40年龄的,30年龄的……树木的年轮刻记着一代代栽树人的足迹,高寒土地上的松树,长得很慢,人却老得很快,第一代栽树人好多已经去世了,松林间纪念馆的墙壁上,排列着一长串已逝栽树人的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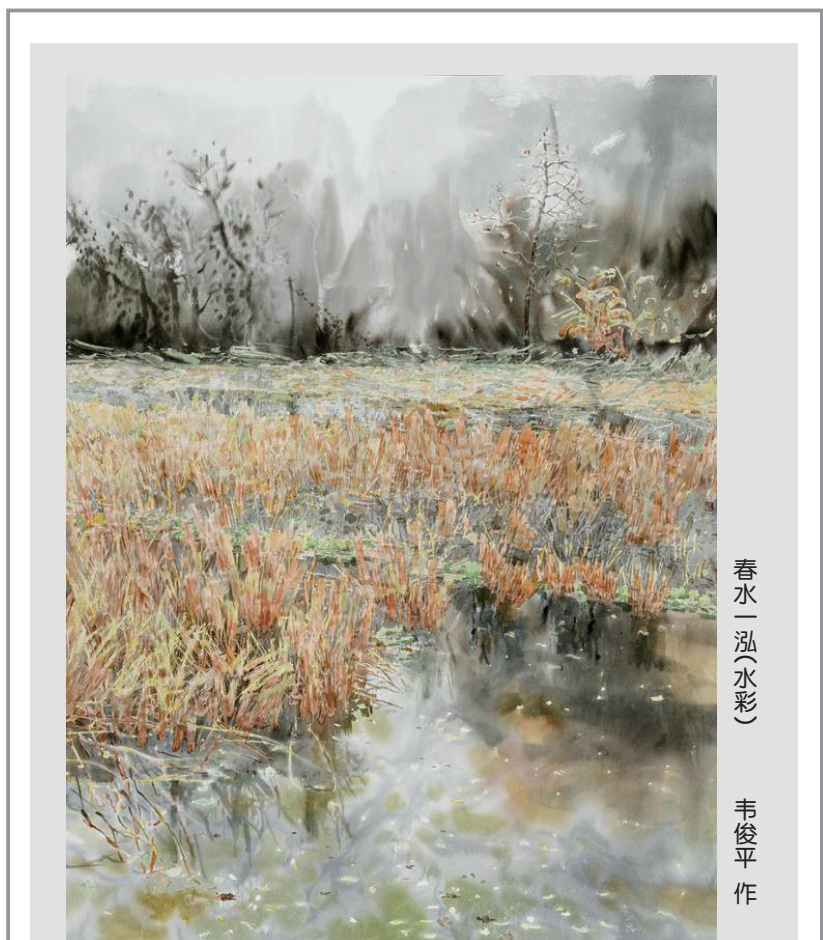
孩子时候的我们,曾经望着年轻的他们,在哪个山岗栽树,在哪片洼地喝山泉水,在哪个草窝棚里吃黑莜麦面饼,影影绰绰,如梦如幻,真觉得人生很短,能够做的事情很有限。他们中活着的人,颤颤抖抖摩挲着他们栽下的松树,自豪地感叹,我们用一辈子时间,为国家栽了这么一大片树,我们活得值啊!

“听从党的召唤,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的重要指示。

70年前的茫茫沙漠,70年后变浩浩绿洲,70年沧桑巨变,这是只有新中国才能够创造的辉煌业绩!这是美丽的童话!这梦幻成真的故事,传遍祖国大地,还以其独特的魅力走向了世界。

2017年12月5日,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宣布,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地球卫士奖”,塞罕坝三代造林人代表,在绿树成荫、花团锦簇的内罗毕,高举起奖杯,中国华北塞罕坝,成为世界聚焦的地方。

一年一度,又到盛夏,又到了四面八方的游人来塞罕坝观光赏景的好时节,看塞罕坝人一锹一镐栽种的汪洋一样浩瀚无际的松树,会让人们看到:目标信念能够产生何等的精神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誓言落在行动中,又能够创造出怎样的人间奇迹!



春水一泓(水彩) 韦俊平作

蒜头是家乡南洞庭湖边上三塘镇的特产。字典上,这个植物有一个比较雅致的名字:薤(xiè)。为多年草本百合科葱属植物的地下鳞茎,叶细长,开紫色小花。

大湖边上的家乡,四季分明,一到冬天便万物萧疏,唯种有蒜头的地里葱绿一片,紫白色的小花迎风招展……被列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三塘单心长柄蒜头”全身都是宝,长柄连果可炒、可煮、可炖,可腌渍、可浸泡、可凉拌;就连其嫩叶清炒也是一道美味,将其剁碎与鸡蛋搅拌,做成的蒜叶煎鸡蛋,清香满屋,口齿留香。蒜头还可入药,治疗多种疾病。

从商代起,家乡的先辈们便开始了对蒜头的种植与食用。

素有“蒜头之乡”美誉的三塘镇,8个自然村(社区),5600家农户,鼎盛时期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有大块大片的蒜头,多时产量达10万吨以上。三塘单心长柄蒜头在坊间有名,首先是其成品个头大,色泽洁白且有光亮,很像家乡人常用的一只只白色瓷调羹,亦或精致的小汤勺,有乡亲们干脆直接形象地称其为“白鸡腿”。童谣云:“白蒜头,大脑瓜,长柄把,又好呷,又好挖!”

走访中,我有些惊奇地发现,三塘一地质量好、产量高、蒜地集中的地方,人文景观也相对地集中。单是优质单心长柄蒜头主产区之一的民岳村,便汇集了二妃墓、黄陵庙、柳潜故居三个知名的人文景观。正所谓天人合一,人杰地灵是也。三塘全境及汨罗江流域自古便是楚国的次中心,也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其“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不怕死”等楚人的血性早已溶入了三塘人的骨髓与血液。他们是在用楚人的精神种蒜头。

“菜中有奇味,蒜头似灵芝。”由三塘人自主研发、精心制作的“湘山牌”“振湘牌”“海日牌”“横岭湖牌”酸甜蒜头与咸香蒜头还长年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单是2013年,便出口4万多吨,创汇7400多万美元。家乡湖南省湘阴县遂成全国最大的蒜头种植、加工与出口创汇基地。

据《湘阴县志》记载:三塘蒜头的加工产品是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远销国外的。这其中有一人不能不提,便是田中角荣,当时的日本首相。1972年9月25

## 蒜头记

李清明



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抵达北京准备进行《中日联合声明》的正式签署,而田中角荣向周恩来总理特意提出了“日本政府申请进口中国蒜头”。此举让包括周总理在内的中国官员很是惊奇——原来是“中国蒜头曾救过首相的命”!

1939年秋天,刚入伍还不到一年的田中角荣,随军急调华中地区集结,参加侵略中国的长沙会战。田中角荣因战争失利导致情绪郁结,以及水土不服等原因,突发痢疾,药物治疗无效,病得奄奄一息……他是被收容队的鬼子带着翻译,躺在担架上进入三塘镇军民村危家嘴的。一位患有眼疾的吴姓老奶奶听到一阵叽哩哇啦的声音过后,有中国人的声音急切地在说:“有人拉痢疾快死了,快找药,快找药。”吴奶奶闻言,摸索着顺手从脚下的浸水坛中舀了一小钵温水浸水蒜头递了过去。田中角荣将信将疑间吃下蒜头,喝光浸水后,不到半天,病情竟奇迹般好转了。1940年夏天,田中角荣因患肺炎与肋膜炎并发症等,最终还是被遣送回国了。斗转星移,30多年后的田中角荣竟成了日本的首相。

也就是从《中日联合声明》公开发表不久,一个专供日本蒜头的生产与出口,当时还属于乡镇企业性质的“三塘酱厂”便在南洞庭湖边诞生了。2005年,三塘长柄单心蒜头被国家质检总局评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乡愁又起时,在饭桌上只要见到蒜头,80多岁的父

亲多会重复地讲起“白鸡腿的故事”。说是两个邻居大伯,挑了一担蒜头上集市卖掉后,见比平常多卖了几张卷了角的毛票,寻思找点什么好吃的犒劳一下。到了柴火饭庄,顾客与店小二便有如下对话:“两个贵客吃点什么呀?”“你们这里的招牌菜是什么?”“白鸡腿!”“那就来一叠!”待菜上来,两位大伯夹了一砣裹了油炸面粉的“鸡腿”,丢进口中咀嚼一番之后,大呼上当……原来,他们花了不菲的价钱点的“白鸡腿”,就是他们刚售出去的蒜头。

杜甫有诗:“盈筐承露薤,不待致书求。束比青白色,圆齐玉箸头。”玉箸头,即蒜头也。宋代洪咨夔在他的《答骆肖秦》中也写到:“过我葵榴巷,留君笋蕈厨”。附和的还有宋代的梅尧臣,他书:“空山旧绿莓苔满,古寺斋盂白薤蒸。”诗中的“薤”字,指的还是蒜头。足见过去的文人墨客呼朋唤友、迎宾待客时,仍把蒜头作为美味佳肴的不二首选。

6月芒种季节,刚好采收蒜头。在墨绿如画、茫无涯际的蒜田里,一大群身穿长衣长裤,头戴遮阳斗笠的妇女们正在忙着采收成熟的蒜头。不一会儿,谈笑与惊呼声中便有情歌飞扬。“情姐厨房泡蒜头,泡好蒜头满屋香。我的咯哥哥呢,喝了我的蒜头水,不成相思也成癆。”这边唱起那边和:“吃姐的蒜头咯,谢谢的菜哟,不是姐姐我不爱!等我装蒜头去汉口,金银财宝满船舱,回来再牵姐姐的手。”

蒜头记